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现场及发现的部分石器。新华社发

齐鲁晚报记者 张向阳

3月18日,“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等6个考古项目入选。其中,位居首位的皮洛遗址被考古界人士称作“具有世界意义的发现”。

很多人知道,四川稻城被称为“水蓝色星球最后一片净土”。皮洛遗址位于稻城县金珠镇,海拔3700多米,东距稻城县城约2公里。在这片高原秘境中,考古人员发现了13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皮洛遗址”,可谓“石破天惊”。

时间回到2020年5月12日,考古人员在这里拉网式踏查时,一位队员突然发现一件非常典型的石器,他拿起来询问不远处的同事:“这不是一件手斧吗?”随着第一件手斧的发现,接下来第二件、第三件,更多的手斧被发现……到了14日,令人震撼的场景出现了,在其中一个区域,地表暴露的石器简直俯拾皆是,光手斧就采集了差不多20件。

然而,考古执行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室主任郑喆轩叫停了队员们的采集工作。他意识到,这里遗址遗物如此丰富,又有手斧遗存,肯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根据对地表石器的分布及暴露状况观察分析,地表暴露的石器呈现出一定的原地埋藏属性,继续简单地采集有可能会破坏遗址的很多原始信息,因此采集工作被叫停,转向对皮洛遗址遗物分布及微地貌的勘查。

2021年4月下旬,皮洛遗址迎来了首次主动性考古发掘。伴随土壤一层层拨开,更多的石器不断出现……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被揭示出来。

皮洛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专家表示,如此大型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国内外都很罕见。在高寒地区发现如此之大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这里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呢?自遗址发掘以来,考古人员已发现7个文化层、近万件石制品和用火遗迹。这说明远古人类在此地的活动频率和强度非常高,突破了人们以往的认识。该遗址最重大的发现是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这些手斧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也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串联起东西方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东西方远古人群迁移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对很多对人来说,阿舍利是个陌生词。“阿舍利”是旧石器文化中的一个阶段,阿舍利手斧属于非洲和欧亚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阿舍利文化类型的工具,因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而得名。手斧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创造并使用的重要工具,具有对称性、多功能性,可用于砍伐、狩猎等。它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重型工

具,代表了古人类进化到直立人时期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技术境界。

可不要小看这些貌似简单的石头疙瘩,它体现出远古人类有了复杂的思维。皮洛遗址考古执行领队郑喆轩曾对媒体介绍过手斧的制作理念,“在制作手斧前,需要先在脑中形成目标产品的基本模样,专业上称为‘概念模板’,这说明当时的人已具备复杂思维能力。他们清楚自己需要一个复杂、规整的目标产品。”

皮洛遗址发现的阿舍利技术遗存否定了“东方早期人类文化落后于西方”的观点,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莫维斯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上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哈拉姆·莫维斯提出:东西方文化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存在显著差异,欧亚非大陆上的早期人类存在着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区。这两个文化区域之间的界线,大致经过印度半岛北部呈西北东南走向,这一划分后被人们称为“莫维斯线”。他认为,在旧石器时代,位于该线以西、以南的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以阿舍利手斧文化传统为代表;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东亚等地区,是以制造砍砸器传统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

中国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高星认为,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遗存,擦掉了“莫维斯线”,彻底解决了中国、东亚有没有真正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争议,填补了其在亚洲东部传播路线的空白环节,有利于认识远古人群迁移和文化传播交流。

此次发掘,还出土了一大批具有灼烧痕迹的石器,考古人员在遗址几个地层内都发现了较多的烧石。火的使用,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大步,意味着人类支配了自然力,将人与动物界分开。皮洛遗址考古执行领队郑喆轩解释,石头经过火烧,因为受热及热胀冷缩等变化,表面会留下一些变化的痕迹,比如表面开裂或色彩的变化。

通过对烧石的采集、判断和认知,考古队员注意到,在皮洛遗址中,这些烧石及火烧的痕迹相对集中。甚至在有的小片区域内,只存在烧石,他们推测这里可能曾经是一个火塘。除了用火烹饪熟食,在青藏高原这样的高寒地带,火也有助于取暖及驱赶野兽。

皮洛遗址也改写了人们很多常识。皮洛遗址地处青藏高原,充分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历史进程。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寒缺氧的气候条件对古人类生存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很难想象,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远古人类能够在这里长期生息繁衍。

考古专家认为,过去认为征服青藏高原、北极这样环境极端恶劣的地方,是现代人生产生之后的事情。然而,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距今13万年,而遗址最下部的年代或许超过20万年。这意味着13万年甚至20万年前,皮洛居民已经可以征服高海拔、高寒的极端环境了。那么对远古人类,对所谓现代人之前的古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能力都需要重新评估。而这次丰富的发现,向后人展示了十多万年前人类的智慧和能力,突破了以往的认知。

□陈敬刚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我国第一部室内长篇电视连续剧《渴望》经中央电视台面向全国范围播出,轰动一时,该电视剧主题歌《好人一生平安》也被唱遍大江南北。女主人公刘慧芳那“贤妻良母”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娶妻当娶刘慧芳”成为那个年代街头巷尾非常流行的一句口头禅……但很少有人知道:当时主持策划这部剧的是著名的山东青岛籍作家、原文化部副部长陈昌本。

2022年3月11日,陈昌本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惊闻噩耗,悲痛不已。按照家乡的传统辈分,陈昌本是笔者的本家爷爷。

1935年4月,陈昌本出生在青岛城阳一个贫困的家庭。新中国成立后,14岁的陈昌本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青岛一中。初中毕业后他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军区某装甲兵部队先后担任文化教员、机要员。后来他从部队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学毕业后曾留校任教,担任新闻系教师兼新华社记者,后出任北京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处长。

2012年春季,笔者曾以“同族本家”的身份到北京看望他。闲谈中,精神矍铄的“爷爷”情不自禁地开启记忆闸门,对笔者娓娓道来那记忆犹新的昨天。虽然时光已飞跃二十多个春秋,但对于《渴望》有着难以割舍情缘的陈昌本却对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84年,陈昌本由北京市委宣传部调到北京电视台担任台长,不久又升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当时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先后成功拍摄了《四世同堂》《凯旋在子夜》《便衣警察》等一系列电视剧。新官上任三把火:要强的陈昌本颇感重任在肩,他认识到电视连续剧必须要做到内容有深度、人物有血肉、故事有起伏、语言有味道……他在对当时译制引进的《女奴》《诽谤》等电视剧进行比较研究后,决定采用多机拍摄、同期录音、现场切换的形式,力争搞出第一部国产室内长篇电视连续剧。



于是,陈昌本披挂上阵,与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四处寻觅,终于在北京西山脚下找到了两个军用旧篮球训练馆,投入资金约200万元改建成简易的室内摄影棚,这就是1987年准备拍摄我国第一部室内长篇电视连续剧《渴望》的序曲。由于把北京电视台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全部家底押了上去,当时的情形足以用“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来形容:只许成功,不准失败!

剧本是艺术之本,如何才能编写出既符合电视剧规律,又获得观众认可的本子呢?为了拍好《渴望》,陈昌本与同事们商定:找一些年轻人来策划剧本,他本人也亲自参加策划,故事情节是根据一则收养弃儿的新闻报道改编的。于是他们几位策划人(陈昌本、郑晓龙、李牧、王朔、李晓明)就开始构建基本故事、基本人物、主要情节。大家集思广益,拉出了一部17万字的剧情大纲,然后由具体执笔者李晓明完

成剧本。陈昌本告诉笔者:“《渴望》的故事情节,我们几个人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住进蓟门饭店编戏时,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有一套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结构设想。如果没有丰厚的生活积累,是不可能编出《渴望》那样具有时代特点的情节故事和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的。《渴望》的成功,依赖的是策划人、编剧、改编者、导演乃至演员的生活厚度和艺术功力,绝不是区区几个策划者灵光乍现、一蹴而就的产物。”

据陈昌本透露:《渴望》主题歌《好人一生平安》的歌词由国内著名词作家易茗和雷蕾(中国词作大家雷振邦之女)夫妇共同创作而成。歌词初稿的原句是“如今举杯祝愿,身如一缕轻烟”(暗喻渴望人生如意洒脱),后来经过夫妻俩多次讨论和充分酝酿,最终定格为“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质朴无华的歌词饱含对谦恭善良的女主人公的祝福和敬仰之情,而修改后的词句也顺理成章地被确定为该主题歌的歌名……

众人拾柴火焰高,群体心血化彩虹。辛勤的耕耘终于收获了累累硕果:长达50集的室内长篇电视连续剧《渴望》仅仅用了八个月就顺利拍摄完成。不仅成本低,而且生产周期短,制作快速便捷。1990年中央电视台及全国各个地方台陆续播出后,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

说到这里,陈昌本感慨万千:“通过拍摄《渴望》,我们也认识到一个创作原则:就是应当按生活本来的面貌去写,既不人为地拔高、美化,也不要刻意贬低、丑化。现实生活中的人原本就是丰富、全面的。我们创作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做到雅俗共赏,从孩子到老人、从知识分子到家庭妇女都爱看;再就要具有深刻的思想启迪意义。”

1990年5月,陈昌本调任文化部担任副部长一职。回忆彼时,陈昌本难掩对于自己曾经从事过多年的电视艺术深深的眷恋之情。接到国务院的调令时,正是《渴望》刚刚杀青,并已拉出毛片之际,当时自己正满怀信心并得心应手地准备深入开展电视节目工作,但军旅出身的他向来是有令必行,于是毅然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工作上的需要逼着陈昌本接触并熟悉了多个艺术领域:小说、报告文学、新闻与通讯特写、影视文学、舞台艺术、民族戏曲、美术创作……与笔者聊天间,陈昌本拉开自己办公桌的抽屉,笔者看到了他几十年来积累的大笔“财富”:用信纸写成的20多万字的笔记。经历了沧桑的岁月更迭,有的纸面已经泛黄,纸角褶皱,钢笔的字迹也有些褪色。他笑着对笔者说:“如果说生活是流水,那么这些小本本就如同拦水坝。假如不及时拦住,水流去了就不再回头。这就是我钟爱小本本的原因。”

与其说钟爱小本本,不如说陈昌本是在痴恋生活。痴恋生活、深入生活;持之以恒,勤奋进取。正是陈昌本能够将现实美与文学美结合起来的根本原因。“生活是艺术家的根”,这是他终生的座右铭。

2022年3月11日,陈昌本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虽然知道他近几年身体一直不太好并长期住院治疗,但真正面对的时候,还是感到无法接受。回想这位部长“爷爷”对自己的亲切鼓励与关怀,手捧陈昌本亲笔签名并赠送的其本人著作《艺术漫谈录》,不由想起《渴望》的主题歌《好人一生平安》中的歌词: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徐静 美编:陈明丽